



世界经典名著

我的大学

〔俄〕高尔基 著
哲华 一平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跨入喀山大学的校门，情况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

萌生念大学这一想法，是由于中学生尼固拉·耶福勒依诺夫提醒。他是一个可爱的年轻人，有着一副漂亮的脸庞和一双女人般温柔的双目。当时他是住在我那一栋房子的阁楼上，由于看见我的手上时常拿着一本书，便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就这样相识了。不久他便开始劝我，说我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才华。

他潇洒地甩动着他那满头长发，结论性的说道：“您有研究科学的天赋。”

那时我还完全不能理解，一只普通的家兔也可以为科学所用。耶福勒依诺夫向我提供了很好的例证，鼓励我说，各个大学正需要像我这样的青年。

米哈依尔·罗蒙诺索夫的影子自然起了催化作用。耶福勒依诺夫对我说，在喀山我可以住在他的家里，用一个秋天和冬天的时间念完中学的所有课程，然后应付几场考试，这样在大学里我就能得到官费助学金的待遇，五年过后，我就是一名实实在在的学者了。一切都再简单不过，要知道耶福勒依诺夫只有十九岁，而且又有一副善良心肠。

期考刚一结束，他就离开了。两周之后，我也离开家乡，前往喀山。外婆前来给我送行，她不停地叮嘱我说：

“不要动不动就跟人发脾气，你要是总生气，就会变得特别厉害。气势汹汹！你这个毛病是从你外公那儿学来的，可你外公是个什么人喽？一个苦命的老头子，活了一大把年纪，临到老却成了个痴呆木讷的人。你要牢记这样一句话：



上帝不会无故责难，魔鬼才偏爱此道！再见吧，唉……”

她用粗糙的手拭去松弛的、没有光彩的、布满皱纹的脸上那几滴浊泪，说：

“我们怕是再也见不着了，你这个贪玩的孩子一下子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又是个不久人世的人……”近年来，我没有和亲爱的外婆一切生活，甚至很少去看她，这下子也许突然会有可能永远也见不着这个与我相依为命，骨肉至亲的人，我的确感到伤心。

站在船尾，望着她立在码头边上，一手画着十字，另一只手攥着旧披肩的一角，擦拭着布满岁月留痕的脸和一双对人们永远闪烁着慈爱之光的黑眼睛。

船开动了，她那瘦小的身躯变成了海平面上的一点，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

就这样我来到了这个半鞑鞑式的城市，住在一栋简陋的平房的一间狭窄的小屋里，这栋小小的平房孤零零地突起在一个小土冈上，位于一条又狭窄又简陋的小街的尽头。

这栋房子的一面墙壁朝向一个经过大灾扫荡的空地，空地上长满了郁郁葱葱的野草。在苦艾、牛蒡和马兰的杂草丛和接骨木的灌木林里，有一堆砖房的废墟高高地耸立着，在废墟之下是一眼很大的地下室，一些无家可归的野狗在这里出没，或是惨死在这里。

这座大地窖我永志不忘，因为它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耶福勒依诺夫一家，孤寡的妈妈带着两个未独立的儿子，全靠稀少的养老金生活。

我刚来到他们家没几天，就看见这个个子不高、面色不好的可怜寡妇从市场上归来，把买回的东西放在厨房的桌子

— 圆 —



上，常常怀着异常的悲苦的心情，挖空心思去解决面前的一大堆难题：即便把自己排除在外，却如何用这一小块劣质的肉为三个正在长身体的健壮的青年人做出一顿足够吃的美餐呢？

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她那双灰眼睛里蕴含着一种绝望的、温婉的固执劲儿，就如同一匹累得筋疲力尽的驽马，正拉着一辆一望即知不可能拉动的大车在艰难地爬着坡，明知力不能胜，却还是一个劲儿地向前拽着，拉个不停。在我来到他们家的第四天早晨，当她的两个儿子还在熟睡时，我在厨房里帮她洗菜，她谨慎地小声问我：

“来这儿干吗？”

“上大学念书呗。”

她的眉毛连同额头上的毫无光彩的蜡黄脸皮一起微微上挑，菜刀割伤了她的手指，她一边吮吸着伤口上的血，一边重重地跌坐在一张椅子上。但她随即又一跃而起，说道：“喔唷，见鬼了……”她用旧手帕把伤口裹扎好后，便夸奖地对我说：“您还蛮会刮土豆皮嘛。”

怎么能不会呢？我把自己在轮船上做事的经历详细地讲给了她听。她问道：“您以为这就能够上大学念书吗？”

在当时我还不能完全懂得“幽默”二字的含义。我对她的提问天真地信以为真，于是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全盘地告诉了她，还可笑地肯定，计划被完全实施后，科学殿堂的大门便会朝我开放。她长叹了一口气，说：“哎哟，尼固拉呀尼固拉……”

正在这时尼固拉睡眼惺松地进厨房洗脸来了。他睡意未了，一头乱发，但和平时一样看起来还是挺高兴的：“妈，



包饺子吃该多好！”

“行，好啦！”母亲表示同意。

我十分想显露一下自己关于烹调方面的知识，就随口说这肉不好包饺子，再说数量也太少了。没想到这下子竟惹恼了渥尔瓦拉·伊凡诺夫纳，她大着嗓门冲着我奚落了几句，说得我双耳充血，直往上涌。她把手里的几根胡萝卜朝桌子上一扔，竟径直走出了厨房。尼固拉表情调皮地朝我挤了挤眼睛，说他妈妈的不礼貌举止是：“情绪不好……”

他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继续对我说：“女人一般说来比男人更爱生气，这是她们的天性使然。”关于这一点，有一位瑞士的大学者似乎作出了无可置疑的有力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也谈到过这一问题。尼固拉很喜欢以长者的语气教导我，他常常利用每一个有利时机来给我的脑子灌输一些生活方面的必需知识。我也津津有味地听他那慷慨激昂的亦或是声情并茂的说教。但是听到后来，我竟然把弗克、拉劳士弗克和拉劳士查克林完全混淆，当成一个人了。我也记不得到底是谁砍了谁的脑壳，是拉法杰砍了杜莫利的脑壳呢，还是恰恰相反呢？

这个年轻人实在太好了，一门心思要“教导我成长”，他确实有把握做到给我承诺过的这一点，但是，他既没有多余的时间，又缺乏一切必要条件来认认真真地教导我。这个年轻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和不加思考、轻举妄动的特性，使得他对自己的母亲殚精竭虑、含辛茹苦地操持家务熟视无睹，完全不放在心上。

他的弟弟是一个木讷寡言，头脑迟钝的中学生，对于母亲苦苦地支撑这个家就更加缺少体恤了。

— 源 —



我倒是早就知晓了这位可怜的母亲那纷繁复杂的厨房经济和化学魔术，对这位巧妇的灵机独运也看得一清二楚。她每天都要费尽心思，不得不停地交换着手法，既要喂饱自己的两个不懂事理的儿子，还要养活我这个长相平庸、举止不雅的流浪儿。

在这样的困苦的环境里，我所分得的每一份面包，都自然而然地如同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我于是开始寻找一点儿活儿干。为了替那位可怜的母亲省去一份午餐，我一大早便离家外出；如果遇上天气恶劣，我就去那块被火烧过的地下面的地下室里去避一避。在灰暗的地下室里闻着死猫烂狗的令人作呕的尸臭味，聆听着外面狂风暴雨的呼啸声，我很快便醒悟到，上大学念书只不过是一种美丽的幻想而已，要是当初去了波斯，那一定会比来到这儿要明智一些。我经常想像着自己是个有着神气的白胡子的大法师，有着神奇的无边的法术，能够用魔术把每粒谷子催长成苹果那么大，能让每个土豆长到一普特那么重，总之，我那小小的脑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幻想，我似乎幻想出了很多为大地，为不光是我自己如此苦难深重的大众施恩造福的大好事。

总之，我已经学会了幻想许许多多非同寻常的冒险事业和可以留芳百世的伟大业绩。在这些生活艰苦的日子里，这些幻想对我大有裨益，它们给我那艰难的生活涂上了一道虽虚幻却美丽的色彩，给了我继续活下去，并且要追求幸福的信心。而由于苦涩的日子委实太多，我也就在幻想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程度，我并不期待那些外来的援助，也不指望那异想天开的奇遇，但是我却也因此逐渐磨练出了顽强的意志力，生活条件愈是艰苦，我就愈是坚强，甚至觉



得自己也比从前聪明多了。我很早就清醒地懂得，人是在与周围环境的对抗中锻炼出来的。

为了解决温饱，我常常去伏尔加河的各个码头，找些零活儿来干。在码头上挣个十五——二十戈比，是轻而易举的事。在那里我混迹在一帮搬运工、流浪者和痞棍之间，常常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就像是一块生铁，被投进了烧得红红的炉火中，每一天都使你充满着无数强烈、深刻的印象。那些欲望明显、露骨贪求的人和满口酒气，本性粗鲁的人，在我面前如旋风般不停地转来转去。我喜欢他们对于生活的激愤，喜欢他们对于世间的一切嘲讽敌对的态度和对自身毫无挂牵、真诚坦白的乐观精神。我过去的那些亲身经历，使得我同这些人很合得来，我决心要把自己投放到他们这个深沉而真诚的群体中去。勃列特·哈特的作品和我所读过的大量的反映“小市民气”的长篇小说，使我对这一群体的同情进一步加深。

职业性惯盗巴什金，从前曾经是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患有严重的肺病，身体垮得很厉害。他曾经伶牙俐齿地劝说我：

“你到底是怎么啦，竟像个少女似的腼腆，难道是害怕丧失贞洁吗？对少女来说，贞洁始终是她最宝贵的财富，但是对于你只不过是一具枷锁罢了。公牛挺贞洁的，那是因为它吃饱了没事干！”

巴什金有一头火红的头发，像演员似的脸儿刮得光光的，他那矮小的身体十分柔韧，动作灵巧柔和，很像一只轻灵的小猫。他常常以教师兼保护人的身份对待我，我也能够看出，他是由衷地希望我走运、幸福。他是个十分聪明的

— 远 —



人，读过不少的好书，他最喜欢的书则是《基度山伯爵》。

他评论说：“这部书既有思想，又有甜蜜的爱情。”

他喜欢女人，只要一谈起女人便津津有味地吧嗒着嘴巴，眉开眼笑，在他那衰弱却又有力的身体里会突发出一种痉挛链。这种变态痉挛常常让我感到恶心。尽管如此，我还是留神地听他讲，觉得他的话里“自有颜如玉”。

“女人啊女人！”他直爽地说道。一时间，他那蜡黄色的脸上泛起了红晕，黑色的眼睛闪射出叹赏的光辉。“为了女人，什么事我都可以去干，为了女人，人就像着了魔一样，是根本没有罪恶的界线的！去恋爱吧，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

他很有一套讲故事的才华，很轻松地那些沉沦的女人们编写了不少吐露不幸爱情的伤感的凄切的小调，他的歌儿红遍了伏尔加河流域的大小城市。顺便提一下是，下面这一首在伏尔加河流域广泛流行，人人都会哼上两句的歌曲即出自他的大手笔：

“俺生来不美家又贫，
穿得又差劲，
就为这三桩，
竟没人娶我这姑娘……”

特鲁索夫对我很好，他是个令人感到可疑的人。这个人仪表堂堂，穿戴讲究，手指纤巧，跟乐师的手没有区别，他在城郊造舰区开了一间小小的店铺，门面上醒目地挂着“钟表匠”的招牌，但是实际上干的却是倒腾偷盗得来的赃物。

“马克西姆，你可千万不要养成偷盗扒窃的坏习惯！”他对我说，一面郑重其事地抚摩着他那斑白的胡须，同时眯缝



起那双充满奸诈的，无法无天的眼睛。“根据我对你的观察，你会走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你是一个不会堕落的人。”

“‘不会堕落’是什么意思？”

“这个词儿意味着只有好奇心，而没有羡慕心……”

这个样子评价我是不太确切的，因为我也曾羡慕过许多人和事，顺便说说，巴什金自己说话时所具有的某种独特的诗体和谐、不同凡响的比喻和短语，就很是让我艳羡不已。我清楚地记得他在讲述一则风流艳史时，就是这么开头的：

“漆黑的夜里，我像是一只躲在树洞里的鸱鸺，闷坐在斯维亚什斯克这个偏僻、穷苦的县城的客店里，那是金秋十月时节，细雨淅沥，秋风萧瑟，就如同一个满腹心事的鞑靼人拖着长腔哼着曲调似的，哼起来没完没了：喔——喔——喔——呜——呜——呜……”

“……就在这时她翩然而至，香腮绯红，俨如朝曦初上时天边的两朵红霞，微漾的秋波则颇颇传送着骗人的芳心，纯洁的柔情。她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亲爱的，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我虽然明明知道这是在说谎，却偏偏强要自己相信这是实情！理智明明洞悉一切，但是内心深处却偏不愿承认这一事实！”

他在讲故事的时候，身子有节奏地轻轻晃动着，双眼习惯性地眯缝着，时不时还轻摸一下自己的胸口。

他的嗓音虽然有些沙哑，声音也不响亮，但是整个话儿说得明快动听，似夜莺在原歌。

我也曾经很是羡慕特鲁索夫。这个人对于西伯利亚、墓发、布哈拉的描述简直可以说是绘声绘色，妙趣横生。他在讲到高级僧侣们的生活时，真是既滑稽可笑又十分阴险恶



毒。有一次，他竟然鬼头鬼脑地讲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这位沙皇是王道能手啊！”

我倒是从心底里觉得特鲁索夫是一个“恶棍”，这类恶棍在长篇小说的结尾处，会大出读者的意料之外，一变而成为襟怀坦荡、深明大义的英雄呢。

有的时候夜里闷热，这些人便横渡喀山小河，坐在对岸矮树丛下的斑驳的草地上，一边不停地吃吃喝喝，一边敞开心扉畅谈着各人的心事。不过谈得最多的，还是生活的错综复杂，人际关系的万花筒怪状，而最热门的，长久不衰的话题则是关于女人的。人们谈起女人来，总是那么的怨恨、伤心，有的时候还十分的凄恻感人，而且几乎总是带着一种类似于向阴暗的角落蔑视的心情，在那阴暗的角落里充满着惊心动魄的，难以预料的种种变数。我曾经和他们一起度过了两三个这样的夜晚，在那闷热的长满了河柳丛的洼地上，头顶上是星光黯淡的夜空。在临近伏尔加河那湿润的夜幕上，微微蠕动着点点桅灯的莹莹亮光，活像一个个金蜘蛛在向四面八方缓缓地爬行。在黑乎乎的一长条岩石岸屏上，嵌上了一团团的大球和一张张的火网，那是富裕的村庄乌斯龙的小饭馆和千家万户从窗户中透出来的灯光。轮船的蹶轮猛烈地拍击着河水，发出轰隆隆的巨响。在鱼贯行进的驳船上，水手们在狼嗥似的放开喉咙大声喊叫；有人用锤子敲击着铁板，拖着那在深夜中那让人胆寒心冷的哭腔，尽情地唱着歌曲，似乎把内心中的创伤在这歌声中揭示了出来。听着这悲怆的歌声，使人不由得感怀怆然。

更加令人感怀怆然的，是聆听这些人倾吐内心的感受。他们都是在困苦的环境中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着生活，各人谈



各人的心事，根本顾不上，也没有准备去听别人的话，在灌木林下，这些人或坐或躺，吸着烟卷，吐着烟雾，偶尔来点伏特加或是啤酒，随后便在往事如烟的回忆道上踟躅徘徊。

“我曾经经历过这么样的一件事。”有个给无边的黑夜摠在地上的人说道。

大伙儿在听完他讲的事后，不由得异口同声地说：

“常有这样的事儿，都是常有过的事……”

“有过”“常有”“常有过”，——在我听到这些话以后，就有种强烈的感觉，觉得这一夜人们都已经活到了自己的末日，好像既然一切都曾经有过，今后就再也不会会有什么更多的了。

这种念头使得我偏离了巴什金和特鲁索夫，但我还是很喜欢他们的。从我的整个经历的逻辑角度来推论，我步他们的后尘也是全然合乎情理的事。我想追求美好的生活，想上进，想念大学，但是我的这些心愿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在我的心愿受挫的同时，也把我推到了他们的身边。每当挨饿，愠气和苦恼这些危险的事物袭击我的时候，我自己惊觉当时完全有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而且不仅仅是与“神圣的私有制度”相对抗呢。但是，青少年时候所抱有的理想主义的心境，却坚定地阻止我离开那条注定要走完的阳光大道。当时除了人道的勃列特·哈特的作品和浓重的小市民气的长篇小说外，我已经阅读了不少的内容严肃、思想深邃的好书。这些书促使了我去追求某种尚不明确、却都更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物。

在那一时期我又结交了几个新朋友，有了一些新的生活空间，获得了一些新的印象。在耶福勒依诺夫家旁边的空地



上，常常有一些中学生来玩打棒球的游戏。他们中的一个名叫古里·普列特涅夫的中学生很是受到我的喜爱。古里的皮肤黝黑，头发蓝黑，活像一个日本人，一脸的小雀斑，像是擦上了火药似的。他总是笑逐颜开，身体灵活，玩法巧妙，谈话俏皮，全身都透露出多种天赋的萌芽，而且他像几乎所有的那些自傲的天才俄罗斯人那样，全靠着这点儿天赋过日子，却不知道或是不想努力去加强并且发展它。他具有敏锐的听觉。对音乐的鉴赏能力极强，当然也十分喜爱音乐。他能够优雅地弹奏古丝理和三弦琴，还会拉手风琴，并且曲调圆润优美，但是他却不想掌握那些更优雅、更难学的乐器。他人很穷，穿着十分差劲，但是他那皱巴巴的破衬衣，打满了补丁的旧裤子和那又破破烂烂的变了形的靴子，却恰好与他那放荡不羁、青筋嶙嶙的矫健动作，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十分相称。

他很像是一个久患重病之后才重新站立起来的人，或是一名昨天才得以释放出狱的囚徒。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愉快的，所有的一切都让他兴奋不已，心花怒放，他恍如冲天炮似的满地窜跳不停。

在得知我生活艰难，危机四伏之后，他就建议我搬去跟他住在一起，并且作好做一名乡村教师的准备。就这样我住进了一个古怪又不失风趣的贫民窟，即可能不止一代喀山的大学生们所熟知的“马鲁索夫卡”。那是雷布诺列亚德大街上的一幢半倾的大房屋，很像是一群饥饿的贫穷的大学生、妓女们和某些鸠形鹄面的怪物们从房子的主人手里强行抢夺过来的房子。普理特涅夫住在走廊里一架直通往阁楼的楼梯的下面，在那儿摆放着他的一张床，走廊尽头的窗户



边放着一张陈旧的桌子和一把破烂的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整个走廊上共有三个房间并列着，其中的两间住着的是妓女，第一间住着是一个身患肺病的特种中学的数学教师。这个人长得又高又瘦，模样儿有些可怕，满头满脸都是红色的硬硬的毛发，一件邋遢的破旧衣服勉强地遮蔽着他那高大的身躯，透过旧衣服的破洞眼，可以看到青紫色的皮肤和暴突的肋骨，令人毛骨悚然。

他好像只是以啃啮自己的长指甲来得以过存，手指都给他啃得冒出了鲜血。他日日夜夜总是不停地画画算算，咳嗽不断，哼哈作响。妓女们都把他当成了疯子，见了他就感到害怕。不过，出于心底的怜悯，她们不时地给他的门底下塞一些面包、茶叶和糖等物。他把这些个小包从地上拾起，拿到自己的房里去，一面沉重地喘着粗气，活像一匹累坏了累伤了的可怜的驽马，要是妓女们忘了给他送东西或者是因为某种原因没能给他送东西来，他就会打开房门，朝着走廊嘶哑着嗓子呼叫：

“面包！”

在他那双深陷入黑黑的眼窝里的眼珠中，闪烁着一种自鸣得意的狂人式的自豪神色。有一个矮小的驼子有的时候会来拜访他。这个驼子的一条腿是瘸着，肥胖的鼻端架着一副厚厚的深度的眼镜，鬓发涂满了白霜，在他那阉割派教徒的蜡黄色的脸上总是浮现出狡黠的笑容。他们两个总是把房门紧紧地关闭着，在那怪状的寂静中默默地坐上好几个小时，只有一天深夜，我被这位奇怪的数学教师的一阵沙哑的狂叫声惊醒：

“我说这是牢房！几何是鸟笼，没错！是捕鼠器，对了！”



是牢房！”

驼子尖声地刺耳地笑着，多次重复地说一句古里古怪的话，数学教师突然间大声地对他喝道：

“去你的吧！滚！”

他的客人被赶到了走廊，仍旧哧哧地笑着，尖溜溜地怪叫着，一面把矮小的身子紧裹在肥大的披风里。这时，数学教师站在门口，瘦瘦高高地卡在门口，形象森然可怖，他把一只手插进乱成一团的头发里，沙哑着嗓门吼道：

“欧几里得是个地地道道的傻瓜！傻——傻瓜！……我一定会证明上帝要比这个希腊人聪明！”

说完，他就把房门使劲地一关，震得他的房间里有个东西砰的一声掉落在地上。

不久之后我便得悉全部，原来这位数学教师是想从数学的观点出发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但是可惜的是，他未能完成这一伟大的宏愿就死了。

普列特涅夫在一家印刷厂做报纸的夜班校对，每夜工薪为十一戈比，要是我没来得及出去挣钱，那么我们一天一夜只能吃四俄磅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叶和三戈比的砂糖。由于我必须得学习，但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出去工作。我花费了极大的心思努力去征服各门各类的学科，那些怪诞僵化的语法形态尤其使我苦恼不堪，我无论怎么努力也不能够把民间生动的富于奇特表现力的俄语硬框到死记的语法中去，不过，很快就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原来我的启蒙尚嫌“过早”，而且即使我通过了乡村教师的学历考试，我也会因为年龄太小而得不到那一职务的。

普列特涅夫和我轮流睡在同一张可怜的小床上，夜里的



时候我睡，白天的时候他睡，每天他一大早回来，由于整夜未睡而脸色憔悴，变得黑不溜秋的，双眼布满血丝，我总是立即跑去饮食店打开水，我们自然是没有茶炊的。随后，我们便坐在窗前喝早茶，吃面包，古里把报纸上所刊登的新闻都讲给我听，他还朗读那位署名为“红色多米诺”，嗜酒成癖的小品文作家所作的打油诗，我很惊讶于古里的玩世不恭，因为我似乎觉察出，他对待生活的态度，简直跟对待那个肥脸大嘴，经营女式旧衣服的拉皮条婆子加尔金娜一模一样。

他是从这个婆子那儿租来这楼下的一角之地的，由于付不起“房租”钱，他就经常给她说说些无聊的笑话，拉一拉手风琴，唱一些动人的歌曲，每当他轻舒那嘹亮的男高音的歌喉时，他的两只眼睛就会闪射出讥笑的神色，婆子加尔金娜年轻的时候曾经当过歌剧团的合唱歌手，所以她能够很好地领会歌词的意思。从她那双无耻的眼睛里常常会喷涌出细小的泪珠，潸潸滚落在这个酒鬼兼老饕的肥肿、青紫的双颊之上，她用肥胖的香肠式的手指先弹去干枯的脸皮上的泪水，再掏出一块脏兮兮的小手帕仔细擦净手指头。

“哎哟，小古里啊，”她惊叹道，“您表演得很是不错嘛！要是您的小脸蛋儿长得再俊俏一些，我就能够给您安排个好运呢！要知道，我已经给多少个年轻后生撮合到了那些独守闺房的小娘解闷啊！”

有一个她所说的“年轻后生”就住在这儿，住在我们的楼上。他是一个大学生，皮匠的儿子，个子不高不矮，脸部宽大结实，两条大腿畸形，特别瘦削，整个人儿呈三角形形状，尖角朝下，而且这个尖角不是那么的锐利，稍稍折断了



一点儿，因为这位大学生的踝骨以下部位长得如女人般的特别的小，再加上他的脑袋特别小，恍如深深地埋进了双肩，再配上一头猪鬃似的不驯服的硬红发，但是在他那没有血色的苍白的面颊之上，却阴阳怪气地瞪着一双鼓突的绿莹莹的眼珠儿。

这个大学生违背了可怜的父亲的心愿，如个丧家犬般的忍饥挨饿，费了很大的努力，使尽了浑身的解数，终于得以从中学毕业并且升入了大学深造，但是，他后来又发现自己有一副低沉的、轻柔的磁性的男低音，于是他又想学唱歌了。

加尔金娜抓住了他的这一特点，将他拉配给了一个四十来岁的商人妇。这个富有的婆娘有一儿一女：儿子就读于大学三年级，女儿则即将在中学毕业。这个女人身材干瘪瘦削，胸部平坦直溜，像个丘八，她的脸部平板干瘦，就像是个厌世绝欲的女修道士。一双灰色无神的大眼睛隐没在黑黑的眼窝里，她身穿一套青衣玄服，戴着一顶老式小绸帽，双耳上坠着一对大耳环，耳环上的宝石闪烁着绿得刺人眼睛的幽光。

有的时候，她会在傍晚或是清晨来到她那个大学生的住处，我多次看见这个女人就像是虾米简直是一蹦就跳进了大门，毅然地走进院子，她的脸色显得很是可怕。嘴唇紧紧地闭着，抿得几乎不露着唇边，双眼睁得大大的，紧张忧郁地朝前张望着，使得她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个双目失明之人。虽然不能说她天生有某种缺陷，但是在她身上明显地显露出了亢奋的迹象，从而使得她整个人儿变得丑陋难看，仿佛身子被扯长了，一张脸绷得紧紧的，简直紧到发痛的程度。



“你瞧瞧，”普特列涅夫说道，“真像个疯婆子呢！”

大学生厌恶这个富婆，常常躲着她，而她却如同一个毫不客气的债主或是间谍对他紧追不舍。

“我实在是一个脸皮儿薄的人。”大学生在几杯酒落肚后，吐露真情，后悔不迭，“咳！我干吗梦想着要去唱歌呢？单凭我这副嘴脸和体形，也不会让我上台去表演的，不会让我上台的！”

“那就终止这种单调无聊的游戏吧！”普特列涅夫劝他说。

“是的，我也这样想。不过我倒是挺可怜她的！我心底十分厌恶她，却又不自觉地可怜她！要是你知道她是怎样……哎呀……”

我们都知道这个女人的情况，因为有一天的夜里，我们听见她站在楼梯上，声音沙哑，颤抖地央求着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亲爱的，唉，看在上帝的份上吧！”

她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工厂老板，拥有大量的房产和车马，还为产科专修班捐助了几千卢布，可是却不得不像个女乞丐似的央求别人和她做爱。

古里在喝过早茶之后便躺下来睡觉，而我则外出打工赚钱，直到很晚才能够回家里，这时古里已经去印刷厂上班了。如果我买回了面包、香肠或是煮牛杂，便将它们一分为二，让他带走自己的那一份。

我独自一个人留在家里的時候，便经常在“马鲁索夫卡”贫民窟的各条走廊和每个角落里走走，逛逛，想要观察一下我那些新邻居们是如何生活的。大楼里住满了人，很像

